学术专论

新见邵晋涵书札释证

——兼论《尔雅正义》的撰述过程问题

赵永磊

[摘要]《惜抱轩手札》所见邵晋涵书札，其受信人为鲁九皋，具体撰写时间在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日，映照出《尔雅正义》付梓后邵晋涵的心境。《尔雅正义》具有动态的撰述过程，大体历经草稿、未定稿、简编、定稿四个阶段，自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编辑，至乾隆五十年左右形成定稿，在乾隆五十三年付梓之前，仍然不能排除陆续增订的可能性。《尔雅正义》在不同的撰述阶段具有不同的撰述理念，而《尔雅正义》草稿奉《经典释文》文字为圭臬，探寻《尔雅》书证，根寻郭注、以郭证郭等三种潜在理念仍然影响着今本《尔雅正义》的具体行文。邵晋涵撰述《尔雅正义》，以寻求书证为重点，对古音学则未有深究，故其书未充分旁推音义关系而臻至清代训诂学的经典地位。

[关键词] 邵晋涵 《尔雅正义》 撰述过程 雅学 清代经学史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3）－03－0120－011

邵晋涵《尔雅正义》为清人首部新疏，《尔雅正义序》为学者评定《尔雅正义》撰述年代及其撰述理念的主要材料。乾隆五十年（1785）邵晋涵作《尔雅正义序》，自述其书稿的撰定过程，“岁在旃蒙协洽（乙未，即乾隆四十年——引者。下同），始具简编，舟车南北，恒用自随，意有省会，仍多点窜，十载于兹，未敢自信”，并言及其“存古义”“广古训”“存古音”等撰述理念。(《尔雅正义序》，第3-4页)①

《尔雅正义》的撰述理念，黄侃《尔雅略说》依据《尔雅正义序》，归纳其体例有六，即校文、博义、补郭、证经、明声、辨物。②学界所论，大体承用此说。不过博义、补郭、证经三者之间内在相通，界埒有所不明。至于《尔雅正义》的撰述年代，邵晋涵自称成于乾隆四十年至乾隆五十年间，历时十余年。清人严元照评骘《尔雅正义》，以为“学士当日校官书既繁冗，而人就之讲时艺者，且以百数。退直讲肄之暇，以余力成此书，其不能甚精，固所宜

[收稿日期] 2022-05-19
[作者简介] 赵永磊（1987— ），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yongleizhao@126.com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问题研究专项2022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22VLS0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邵晋涵：《尔雅正义》，中华书局，2017年。为方便起见，本文所引《尔雅正义》一般随文标页码。

② 黄侃：《尔雅略说》，《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年，第392-393页。

耳”,[①] 即仅据《尔雅正义序》为说，以《尔雅正义》撰述草草，成于邵晋涵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之时。桂馥《广雅疏义序》则以邵晋涵《尔雅正义》历时“且二十年”,[②] 杨钟羲则以为邵晋涵撰《尔雅正义》,“且二十八年，其用力专且久也”，[③] 其说又与《尔雅正义序》判然分殊。

透过相关史料，可知《尔雅正义》的撰述具有相对复杂的过程。《尔雅正义序》所记撰述年代，并非精确，不过举其成数，而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偏差。《尔雅正义序》不足以涵盖邵晋涵撰述理念的全部内涵，透过《尔雅正义》的撰述诸阶段，不难窥见其中被遮蔽的撰述理念。《尔雅正义》稿本今已不存，本文以新见邵晋涵书札为契机，利用邵晋涵书札所传达的相关信息，充分挖掘邵晋涵书札所见《尔雅正义》草稿的实态，寻绎其撰述理念，更为讨论其撰述过程，以增进学界关于《尔雅正义》的认知。

一、邵晋涵贻“乐庐”书释证

1966 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将清人陈用光旧藏《惜抱轩手札》影印行世，其中混入邵晋涵书札一通，学者多未注意。邵晋涵此札原未分段，兹据其原文录文，并结合其文意分段如次：

> 乐庐大兄足下，前从汪龙庄（汪辉祖号）得读大集，旋奉札布谢。今春晤令甥陈青梧（陈有光字，后改名陈煦，即陈用光长兄）兄，藉悉近状。夏间奉到手书，雒诵数番，如亲晤语，知从前往还之札，浮沉多矣。闻大兄教授乡里，多所成就，出其余力，为善于乡小，试儒者之效，而撰著复卓然可传，洵吾党之标准也。
>
> 晋涵读书卤莽，略无心得，中年后，尘务撄心，日益荒落，妄意著述，多未成之书。惟《孟子》《尔雅正义》粗具稿本，近为友人怂恿先刻《尔雅正义》，刻成覆览，自觉义多疏漏，字句亦多舛讹，惶悔殊甚。今寄一部呈请大教，伏祈匡其迷谬，幸甚幸甚。
>
> 都下同人相好者先后零落，程鱼门（程晋芳）于《周易》、《左传》俱有论述（《周易知旨编》《春秋左传翼疏》）,[④] 诗文集亦富，家贫子幼，遗书恐其难守。孔㧑约（孔广森）《公羊传注》(《春秋公羊通义》）尚未成书，其子（孔昭虔）幼而隽异，日当续成父业。林于宣（林澍蕃）、洪素人（洪朴）并有诗，其昆季（林澍蕃兄林乔荫，洪朴弟洪榜、洪梧）能保守之。孔荭谷（孔继涵）遗著，闻其子（孔广栻）已付开雕，尚未得见。诸君皆不可多得之人，俯仰曩游，辄为神黯，惟周林汲（周永年）时相过从，喜于谈禅，不复留意著作矣。属为问候，并布以闻，诸惟珍重不宣。
>
> 乐庐大兄先生 年愚弟邵晋涵顿首
>
> 十月十日 [⑤]

受信人乐庐，见于邵晋涵《南江文钞》。《南江文钞》收录乾隆五十五年《书鲁府君墓志铭后》称：“鲁侍御春田述其先赠公及太恭人之懿行，请其族人乐庐撰墓志铭。”[⑥] 所述“鲁侍御春田”（鲁荣恩曾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先赠公”（鲁珩）、“太恭人”（周太恭人，卒年在乾隆五十五年）与鲁九皋《皇清诰赠中宪大夫鲁公墓志铭》所记悉合，[⑦] 可证乐庐无疑代指鲁九皋。

---

① 严元照：《尔雅正义书后》,《悔庵学文》卷 6,《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第 31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第 174–175 页。

② 桂馥：《广雅疏义序》，钱大昭：《广雅疏义》，中华书局，2016 年。案：桂馥《晚学集》未收此序。

③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3 年，第 1010 页。

④ 《周易知旨编》今已未见传世，《春秋左传翼疏》32 卷稿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参见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卷 7《程晋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698、699–700 页注 2、4。

⑤ 姚鼐：《惜抱轩手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0 辑，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196–198 页。

⑥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 8《书鲁府君墓志铭后》，道光十二年刻本，第 37 页。

⑦ 鲁九皋：《山木居士文集》卷 11《皇清诰赠中宪大夫鲁公墓志铭》，道光十四年刻本，第 11、12 页。

鲁九皋，字絜非，号乐庐，初名仕骥，后改称九皋，江西建昌府新城人，生于乾隆十年，卒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

起首称“前从汪龙庄得读大集，旋奉札布谢”，邵晋涵所谓“大集”，即乾隆四十七年所刻《山木居士外集》。鲁九皋复书汪辉祖称：“春正奉到手书及邵太史二云书”，[①] 疑即“旋奉札布谢”之意。鲁九皋与邵晋涵同为乾隆三十六年恩科进士，札中所谓“年愚弟”中“年”即代称同年。乾隆四十七年鲁九皋寓书孔继涵称：“某自归家来十余年间，藉课读以为养，乡里后生，鲜有远志，所课者科举之业而已”，[②] 姚鼐所撰鲁九皋墓志铭称其“归居十余年，奉养祖母及父，因益力为学。而因事设方以利其宗族闾里，虽贫而必致其财，虽劳而必致其力”，[③] 此与邵晋涵札中所谓“闻大兄教授乡里，多所成就，出其余力，为善于乡小，试儒者之效”相应。

邵晋涵所举“都下同人相好者”，如林澍蕃、程晋芳、周永年、孔继涵、洪朴、孔广森等同榜登科，均为同年。其中林澍蕃病卒于乾隆四十一年九月，洪朴病逝于乾隆四十八年秋，[④] 孔继涵病卒于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程晋芳病逝于乾隆四十九年夏，孔广森病殁于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此即“先后零落”之意。而周永年卒于乾隆五十六年七月，邵晋涵札中则言“惟周林汲时相过从，喜于谈禅，不复留意著作矣”，可知此札必撰于乾隆五十六年之前。

邵晋涵称“今春”面晤鲁九皋外甥陈煦，其具体时间不易索解。《孟子正义》初名《孟子述义》，成稿在乾隆三十八年邵晋涵入四库全书馆之后，[⑤] 其稿本在邵晋涵生前并未写定，后在“大学士诸城刘公（即刘墉）家”，[⑥] 今已亡佚不存。而探求邵晋涵书札的撰年，其中所及《尔雅正义》为关键性突破点。

邵晋涵撰述《尔雅正义》，鲁九皋初已闻之。乾隆三十九年鲁九皋复书邵晋涵，称：“足下今奋然撰《正义》，旁罗广搜，义期谛当，此书一出，其有功于学者匪浅，愿条理早成，仆得早读为快也。”[⑦]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尔雅正义》刊竣，邵晋涵邮寄其师友求正，钱大昭“叹其书之精博”，翁元圻闻其书刻竣，致函“千万惠寄一部”。[⑧] 洪亮吉阅新刻《尔雅正义》，覆书邵晋涵，以《尔雅·释地》“东北之美者，有厈山之文皮焉”，其中“厈山”（斥山）当为沂山，而《尔雅正义》信从乐史《太平寰宇记》之说，以厈山为“今登州府荣成县南一百二十里”的斥山。[⑨]

邵晋涵寓书黄璋称：“晋涵近刻《尔雅正义》，略仿唐人体裁，而学术不逮古人远甚，刻成覆核，自愧疏漏。今寄呈一部，伏祈大加诲削，俾不至终身不闻大道，幸甚幸甚！《孟子正义》粗具稿本，尚须删改，道远末由就正，时用怅然耳。”[⑩] 一则谓《尔雅正义》《孟子正义》已具稿本，二则称近刻《尔雅正义》多所“疏漏”。而邵晋涵致鲁九皋书称：“妄意著述，多未成之书，

---

① 鲁九皋：《山木居士文集》卷 3《答汪龙庄书》，第 12 页。

② 鲁九皋：《山木居士文集》卷 4《答孔荭谷同年书》，第 12 页。

③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 11《夏县知县新城鲁君墓志铭》，《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94 页。

④ 洪朴卒年，史料所记不详，具体考订，参见陈鸿森：《〈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订补》，《清代学术史丛考》，学生书局，2019 年，第 281–282 页。

⑤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 9《邵学士家传》，《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92–193 页。

⑥ 严元照：《尔雅正义书后》，《悔庵学文》卷 6，《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第 31 册，第 175 页。

⑦ 鲁九皋：《山木居士文集》卷 4《答邵二云书》，第 32 页。学者定其撰年在乾隆三十八年（朱炯：《邵晋涵年谱新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69 页），而据其札称：“自卫河别后三年中”，由乾隆三十六年进士登科下推三年，当为乾隆三十九年。

⑧ 参见朱炯：《邵晋涵年谱新编》，第 128–129 页。

⑨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 7《又与邵编修辨尔雅斥山书》，《洪亮吉集》，第 170–172 页。邵晋涵：《尔雅正义》卷 10《释地》，第 588 页。按，洪亮吉书札撰年未详，而据其札末言“仆近为《乾隆府厅州县志》”云云，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志序》撰于乾隆五十三年冬至前五日（见《乾隆府厅州县志》卷首，第 3 页，乾隆嘉庆间刊《洪北江全集》本），则此札撰定约在此前。

⑩ 黄璋：《大俞山房诗稿》附录，乾隆五十二年序刻本，第 5–6 页。

惟《孟子》《尔雅正义》粗具稿本，近为友人怂恿先刻《尔雅正义》，刻成覆览，自觉义多疏漏，字句亦多舛讹，惶悔殊甚。今寄一部呈请大教。”其意与邵晋涵致黄璋书的文意极为接近，撰写时日当在同一时间段。乾隆五十三年刊本《尔雅正义》文字多所舛误，乾隆五十四年刊本《尔雅正义》则多作挖改，故邵晋涵寓黄璋、鲁九皋书，应均在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尔雅正义》初次刊竣之后，邵晋涵奉寄友人新作，兼附书札以相存问。结合邵晋涵书札末署“十月十日”，则邵晋涵致鲁九皋书撰于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日。

二、邵晋涵书札所见乾隆三十七年《尔雅正义》草稿的实态

邵晋涵寓鲁九皋书，自称“晋涵读书卤莽，略无心得，中年后，尘务撄心，日益荒落”，而《尔雅正义》成书经年，学者所论多非精确。乾隆三十六年冬，邵晋涵入安徽学政朱筠幕。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称：“君之于学，无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广猝不易裁。大兴朱先生则曰：‘经训之义荒久矣，《雅》疏尤芜陋不治，以君之奥博，宜与郭景纯氏先后发明，庶几嘉惠后学。’君由是耽思十年，乃得卒业，今所传《尔雅正义》是也。”[①] 即邵晋涵撰述《尔雅正义》，初受朱筠的提点。

（一）《尔雅正义》草稿的成稿时间

邵晋涵初撰《尔雅正义》的具体时间，学界有乾隆三十六年冬或乾隆三十七年春夏两种学说。[②] 今以乾隆三十七年邵晋涵寓书钱大昕“近思撰《尔雅正义》……自春初即事编辑”云云，[③] 可知《尔雅正义》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春。

上文引《尔雅正义序》，邵晋涵自称《尔雅正义》在乾隆四十年乙未，“始具简编”，“十载于兹”，至乾隆五十年完成。章学诚所谓“殚思十年”，以及学者所定具体年代，均本于此，[④] 但此说不无疑义。洪亮吉《邵学士家传》载：“君于经，深《三传》《尔雅》，成进士以后，未入馆以前，以宋邢昺《疏》义芜浅，遂别为《尔雅正义》一书。”[⑤] 据此，乾隆三十八年邵晋涵入四库全书馆以前，《尔雅正义》稿本已成。洪亮吉之说，并非无据。乾隆三十七年邵晋涵致程晋芳书称：“(《尔雅正义》) 三年可得成书，当缮稿就正”，[⑥] 其意尚未分明。同年邵晋涵致函钱大昕云：“晋涵明岁在安庆坐馆，勉力为之，三年可定稿本”，[⑦] 同年邵晋涵致书吴裕德则云：“仆明岁仍在安庆坐馆，客游无善状，亦无窘步，时理故业，将以搜讨轶文，考撰同异。新辑《尔雅正义》已具草稿，三年可缮清本。”[⑧] 邵晋涵此两札撰定时间相近，时主讲安庆书院，并有“明岁仍在安庆坐馆”云云。两札具体撰定时间，当在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邵晋涵寓朱筠书之前，彼札更定行程，“晋涵定于十二月初六日起程归里。书院之局未定，闻诸道路，知郑诚斋（郑虎文）先生来主安庆书院，甚属相宜”，[⑨] 即邵晋涵预定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归里，而非仍主讲安庆书

①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 18《邵与桐别传》，《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177 页。
②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增订本），东方出版社，2018 年，第 169 页注 1。李嘉翼则以《尔雅正义》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见李嘉翼：《尔雅正义点校前言》，第 1–2 页。林良如《邵晋涵之文献学探究》则指出邵晋涵撰《尔雅正义》始于乾隆三十六年冬。见林良如：《邵晋涵之文献学探究》，花木兰出版社，2008 年，第 36 页。
③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 8《上钱竹汀先生书》，第 15 页。
④ 朱炯：《邵晋涵年谱新编》，第 79、111 页；李嘉翼：《尔雅正义点校前言》，第 1–2 页。
⑤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 9《邵学士家传》，《洪亮吉集》，第 192 页。
⑥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 8《与程鱼门书》，第 1 页。撰年参见朱炯：《邵晋涵年谱新编》，第 57 页。
⑦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 8《上钱竹汀先生书》，第 17 页。
⑧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 8《与吴衣园书》，第 4 页。撰年参见朱炯：《邵晋涵年谱新编》，第 57 页。
⑨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 8《与朱笥河学士书》，第 8 页。朱炯：《邵晋涵年谱新编》以其撰写年月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第 52–53 页。而书札称：“十五日接读教言，知按试凤（凤阳）、颍（颍州）”，朱筠按试颍州、凤阳，时在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姚明达：《朱筠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 年，第 40–41 页）据此推定此札撰写时间当在乾隆三十七年十月。

院。由此观之，邵晋涵在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以前，已撰成《尔雅正义》草稿，后续编辑以形成定本，且预期在三年之内告竣，故乾隆三十八年三月邵晋涵在凤阳正阳书院致书朱筠云："《尔雅正义》随时编戢，尚未得定本"，① 即此意。

今本《尔雅》凡十九篇，自《释诂》至《释畜》，而乾隆三十七年间邵晋涵寓师友书，频频言及其最新发明，书札所举例证，《释诂》《释言》《释训》《释宫》《释地》《释丘》《释乐》《释草》《释鱼》《释鸟》《释畜》在其书札中均可考见，唯未言及《释亲》《释天》《释水》《释木》而已，表明邵晋涵已对《尔雅》全书进行贯通性的疏释，《尔雅正义》纲领已具，大体可以推定乾隆三十七年《尔雅正义》已基本形成草稿。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洪亮吉归里，而其《邵学士家传》载："亮吉始识君，与同客安徽学使者署，见君一字未定，必反覆讲求，不归于至当不止。如以九府之梁山为即今衡山，《释草》'蘩，菟蒵'为即今'欵东'，皆同客时所订定，而亮吉等急叹以为绝识者也。"② 据其中"皆同客时所订定"云云，可知《尔雅正义》以《尔雅·释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中"梁山"为衡山，（第 584–585 页）《尔雅正义》以《尔雅·释草》"蘩，菟蒵"为"欵东"，（第 715 页）均为洪亮吉所目验。

邵晋涵撰述《尔雅正义》，循环往复推求名物训诂，《释地》《释草》在《尔雅》篇目中相对偏后，若如洪亮吉所言，则《尔雅正义》在乾隆三十七年六月以前已基本形成草稿。但洪亮吉所记并非精确。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邵晋涵致函朱筠，以《尔雅·释地》九府中梁山为鄜梁山，又据张载《剑阁铭》，"又似荆、梁二州之山，皆可称梁山矣"，首尾两端，并无定见，③ 尚无梁山为衡山说，可知邵晋涵的梁山为衡山说当成于此后，为其最后成说。综合邵晋涵书札之意，乾隆三十七年邵晋涵陆续考究《尔雅》名物训诂，其《尔雅正义》草稿当成于是年十月。

（二）邵晋涵寓钱大昕书所见《尔雅正义》草稿

乾隆三十七年邵晋涵致钱大昕书称："近思撰《尔雅正义》，先取陆氏《释文》，是正文字；继取九经注疏，为邢氏删其剿袭，补其缺漏；次及于佚书古义、周秦诸子暨许（许慎）、顾（顾野王）、陆（陆法言）、丁（丁度）小学诸书。"④ 即《尔雅正义》稿本体例有三：正文字，补邢疏，存古义。同年邵晋涵寓程晋芳书则作："近日撰《尔雅正义》，略得梗概，邢疏为官修之书，剿袭孔氏《正义》，割裂缺漏，视明人修《大全》不甚相远。如李巡'九州'注（《尔雅·释地》）备载于《公羊传》庄十年疏，邢氏只就《禹贡》正义，录其八州而不及营州，盖并《公羊》疏尚未寓目也。今先正六书，次述古义，多引唐以前诸儒之说。"⑤ 仅具正六书、述古义两种体例，而邵晋涵以《春秋公羊传注疏》所引李巡注补正《尔雅·释地》邢昺疏的疏漏，可知邵晋涵通过述古义的手段达到补邢疏的效果，即述古义、补邢疏可视为一类，《尔雅正义》草稿的撰述理念不妨分疏如次：

1. 奉《经典释文》文字为圭臬

邵晋涵致函钱大昕称："字体则以陆氏为正，惜陆氏所定之本，尚有未尽者。'邠国'当作'汃国'，'泥丘'当作'屔丘'，既不能校定俗本，式从古训。《释宫》曰'堂上（当作室中）谓之跱'，有《玉篇》可据，俗本误作'时'。《释丘》曰'穷豄汜，通谷澂'，当以《水经注》为证，俗本误作'穷渎汜，谷者微'。陆氏略无考定，又少证引，读者不无遗恨焉。"⑥

---

①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 8《与朱笥河学士书》，第 9 页。撰年参见朱炯：《邵晋涵年谱新编》，第 59–60 页。
②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 9《邵学士家传》，《洪亮吉集》，第 192 页。
③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 8《与朱笥河学士书》，第 8 页。撰年参见朱炯：《邵晋涵年谱新编》，第 52–53 页。
④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 8《上钱竹汀先生书》，第 15 页。
⑤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 8《与程鱼门书》，第 1 页。
⑥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 8《上钱竹汀先生书》，第 16–17 页。

邵晋涵初以《经典释文》所收《尔雅音义》的出文反映出陆德明所据《尔雅》的旧貌，故所定文字取信于《经典释文》。今本《尔雅正义》虽经改定，但仍存其遗意。邵晋涵或比核今本《尔雅》与《经典释文》文字异同。如《尔雅・释草》："檄朴，心"，今本《尔雅正义》载："《诗疏》引《尔雅》作'朴檄，心'，诸家训释俱从《诗》文作'朴檄'，唯陆氏《释文》本作'檄樸'，亦作'朴'。今本仍陆本之旧也。"（第851页）或据《经典释文》改今本《尔雅》文字之误。如《尔雅・释地》"中有枳首蛇焉"，《尔雅音义》标出枳字，注云："枳首，谓蛇有两头。"[①] 监本"枳"作"轵"，邵晋涵据此改定监本文字。（第594页）又如《尔雅・释草》："苎，麻母"，《尔雅音义》标出苎字，并称："本又作字"，今本《尔雅正义》称："今从陆本作'苎'，监本误作'荸'"。（第771页）均可谓取信《经典释文》之证。

《尔雅正义》草稿初据字书改定传世本《尔雅》文字，如《尔雅・释丘》"泥丘"，《尔雅音义》表出"泥"字，[②] 邵晋涵据《说文解字》屔字"反顶受水丘也。从丘，从泥省，泥亦声"，改《尔雅・释丘》"泥丘"作"屔丘"，今本《尔雅正义》作"'泥'当作'屔'"，（第613页）这与《尔雅正义》草稿不异。今本《尔雅正义》也不乏据《说文解字》订正《经典释文》文字之例。如《尔雅・释宫》："所以止扉谓之阁"，《尔雅音义》标出"谓之闳"三字，[③] 今本《尔雅正义》据《说文解字》"阁，所以止扉者"，以及《说文解字系传》"《尔雅》'弋长者谓之阁，所以止扉'，即今云门颊，扇所附著也"，改"闳"为"阁"，并谓"陆本误作'谓之闳'，诸本俱沿其误，今据郭注改正"，（第371–372页）透露出邵晋涵是据《说文解字》改定传世本《尔雅》的。

不过邵晋涵《尔雅正义》草稿所改文字，今本《尔雅正义》又有回改。《尔雅正义》草稿据《说文解字》《玉篇》《水经注》改定传世本《尔雅》文字，今本《尔雅正义》反而并未改定。如邵晋涵以《尔雅・释宫》"室中谓之时"，当据《玉篇》作"室中谓之时跱"；《尔雅・释地》"邠国"当从《说文解字》作"汃国"；《尔雅・释丘》"穷渎汜，谷者微"，当从《说文解字》"汜，穷瀆也"及《水经注》引《尔雅》"通谷者微"，订作"穷瀆汜，通谷溦"，今本《尔雅正义》引录《说文解字》《玉篇》《水经注》文辞，（第380、603、628页）仅仅视为异文，并未直接径改。今本《尔雅正义》所定文字，并未奉《经典释文》为圭臬，而是采用较为审慎方式，并存《经典释文》与传世本《尔雅》文字面貌。如《尔雅・释草》："戎叔谓之荏菽"，《尔雅音义》标出尗字，且注称："本亦作菽"，[④] 今本《尔雅正义》并未径改，而是称"今经传通作'菽'"。（第712页）又如《尔雅・释草》："蔆，蕨攗"，《尔雅音义》标出薐字，又注称："字又作菱"，[⑤] 今本《尔雅正义》并未改定，而是称"'蔆'，陆本作'薐'，今作'菱'"，（第763页）其中"今作'菱'"，当为"今作'蔆'"之误。又如《尔雅・释草》："茥，蒛葐"，《尔雅音义》依次标出"蒛""葐"二字，[⑥] 今本《尔雅正义》称："《说文》'缺''盆'二字俱不从'艹'，陆本作'蒛葐'，后世增加字也。"（第768页）即据《说文解字》，以《经典释文》"蒛""葐"为后起字。

由此可见，《尔雅正义》草稿与今本《尔雅正义》在撰述理念上，经历了从奉《经典释文》为圭臬到保留传世本《尔雅》文字原貌的演变，今本《尔雅正义》在修订过程中，或据新的撰述理念回改《尔雅正义》草稿文字，但仍遗留未尽改之文，故今本《尔雅正义》融汇了两种不同的撰述理念。

---

①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29《尔雅音义上中》，中华书局，1985年，第1651页。

②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29《尔雅音义上中》，第1652页。

③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29《尔雅音义上中》，第1629页。

④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30《尔雅音义下》，第1664页。

⑤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30《尔雅音义下》，第1666页。

⑥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30《尔雅音义下》，第1673页。

2. 探寻《尔雅》书证

乾隆三十七年邵晋涵寓书朱筠云："日取《九经正义》读之，勉力为《尔雅》疏。其义之创获者，如'呬，息也'(《尔雅·释诂》)，引《诗》'昆夷呬矣'；'繇，忧也'，引《诗》'我歌且繇'；'忇，胶也'，引《左传》'不义不忇'(原注：《玉篇》云：'䵒，与忇同')，仍得之于字书。"①《尔雅》所释书证，郭璞言之不详，邵晋涵探求其书证，"得之于字书"，仅言及《玉篇》，其他字书不明。勘验今本《尔雅正义》，知《说文解字》引《诗》"昆夷呬矣"及《春秋传》"不义不忇"，(第138、231页)《广韵》引《诗》"我歌且繇"，(第95页)即邵晋涵自《说文解字》《玉篇》《广韵》等根寻《尔雅》的书证，多有发明。

邵晋涵致朱筠书所举诸例，《尔雅·释诂》"呬，息也"条之外，均见于邵氏与钱大昕书之语，且举23条书证，均为《尔雅正义》草稿旧貌。②上文论邵晋涵据《说文解字》《玉篇》等订正传世本《尔雅》文字，而透过邵晋涵致钱大昕书，可知邵晋涵更据《周易》《尚书正义》《毛诗》《礼记》《大戴礼记》《说文解字》《玉篇》《广韵》《经典释文》(其中《毛诗音义》《庄子音义》)《管子》《文选注》以及《方言注》《穆天子传注》《水经注》等探寻《尔雅》的书证。

前引洪亮吉《邵学士家传》称邵晋涵探明《尔雅》山川(梁山)、草木(蘩)的今名，而邵晋涵《尔雅正义》草稿引据群书以释《尔雅》文意，实际上也根植于朱筠幕府崇尚小学的学术氛围。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六年载洪亮吉入朱筠幕后，与邵晋涵、王念孙、章学诚等"始从事诸经正义，及《说文》《玉篇》，每夕至三鼓方就寝"。③由此不难理解邵晋涵据《说文解字》《玉篇》等探寻《尔雅》旧貌及其书证，与其研读字书的学术经历直接相关。

不过《尔雅正义》草稿与今本《尔雅正义》仍有出入，《尔雅正义》草稿原据《玉篇》，今本《尔雅正义》多所更定，如《尔雅·释诂》"滕，虚也"，邵晋涵原据《玉篇》引《诗》"百川沸滕"为书证，今本《尔雅正义》改引《周易》咸上六象传云："滕口说也"为证；又如《尔雅·释言》"忇，胶也"，《尔雅正义》草稿引《玉篇》"䵒与忇同"，今本《尔雅正义》已删此语，更作"䵒或作忇"；又如《尔雅·释草》"莃，菟葵"，原据《玉篇》以莃为白蔹，后改据《说文解字》。(第86、231、715页)

邵晋涵书札仅具书证，而今本《尔雅正义》则更理绎异文间的音义关系，成为其突出的特点，如举《大戴礼记·夏小正》，以羕与养义通；又如论揫、遒音义相同，更据《方言》称揫有"聚之多"之义。(第61、82页)诸如此类，此不备举。王念孙撰《广雅疏证》，其旨趣在于探求字词音义，如王念孙寓邵晋涵书探寻《广雅》"葆，本也"。④而邵晋涵书札反而重在阐明新发现的书证，而非讨论字词音义，具体原因可能受限于书札体例，不过更为重要的因素，恐怕在于《尔雅正义》草稿的撰述理念初在于据群书寻求书证，探索音义关系或非其重点所在。

3. 根寻郭注，以郭证郭

郭璞《尔雅序》称"少而习焉，沉研钻极，二九载矣"，邵晋涵推定"郭氏自言十八年而成书，则其成书成于渡江以后也"。(第13页)邵晋涵推服郭璞《尔雅注》，如其称："词约而义博，事核而旨远。盖旧时诸家之注，未能或先之也"，"今所传《尔雅》，唯郭《注》最善"。(《尔雅正义序》，第2页；《尔雅正义》，第16页)今本《尔雅正义》称："(郭璞)及注《尔雅》则慎而取之，不敢蔓有援引"，(第15页)邵晋涵寓钱大昕书札所述更详："郭氏注《尔雅》密于注它书，如言狒狒、猩猩之形状(《尔雅·释兽》)，视《山海经注》，较为雅驯；《上林赋注》以鸬为鸬鹚(郭璞注作卢，鸬鹚)，及注《尔雅》(《尔雅·释鸟》：鸬，诸雉，郭璞注：未详。或

---

①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8《与朱笥河学士书》，第7页。具体撰年，参见朱炯：《邵晋涵年谱新编》，第52–53页。

② 具体书证，详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8《上钱竹汀先生书》，第15–16页。

③ 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洪亮吉集》附录，第2330页。

④ 王念孙：《与邵二云书》，刘盼遂辑：《王石臞文集补编》，民国二十五年北平来熏阁书店排印本，第23页。

云即今雉），复存张氏白雉之说（张揖《上林赋注》：卢，白雉也）。彀，白犺子（《尔雅·释兽》作‘貔，白狐。其子，彀’），注《赋》（《子虚赋》）则详，注经则略其略也，盖其慎也”，[①]一则称郭璞《尔雅注》文辞典雅，二则赞其注经辞约而审慎。

邵晋涵致钱大昕书称：“舍人、樊光、李巡、孙炎之注散见诸书，悉为征引，用扶微学、广异闻。”邵晋涵征引舍人、樊光、李巡、孙炎等旧注，即其存古义（即黄侃所谓博义）的撰述理念，而其搜集《尔雅》旧注，亦与根寻郭璞注相关。

邵晋涵致钱大昕书又称：“《礼记》（《礼记·内则》）及李孙（当作巡）《尔雅》本皆云‘鱼曰作之’，郭本作‘斮’，孔冲远未审所出。按：《公羊》成二年疏引樊光《尔雅注》曰：‘斮，斫也’，是郭氏用樊本也。”[②]《礼记·内则》《尔雅·释器》均云“鱼曰作之”，李巡本如此，而郭璞本作“鱼曰斮之”，邵晋涵据《春秋公羊传》成公二年疏，勘定郭璞本袭用樊光旧本。邵晋涵书札又称：“《说文》引《尔雅》曰‘汝为涓’，郭本作‘濆’。按：《水经注》（《水经注·汝水》）‘汝水东南，径奇雒城西北，濆水出焉，世谓之大瀙水’。此‘大水溢出别为小水之名’也。若涓水出马耳山，注潍水，与汝水不相及矣。郭本是也。”[③]邵晋涵或从《说文解字》改定传世本《尔雅》文字，而《尔雅·释水》“汝为濆”，郭璞注：“大水溢出别为小水之名”，《说文解字》引作“汝为涓”，邵晋涵据《水经注·汝水》证成郭璞文本的可信性。

更为重要的是，邵晋涵的研究视野并非仅仅拘泥于郭璞《尔雅注》本身，而是具有更为广阔的探索领域。邵晋涵致书钱大昕载：“郭氏撰著之书，今多废缺，若《三苍解诂》《毛诗拾遗》《子虚》《上林赋注》，遗文散见，义有相通，悉为附入。”[④]邵晋涵致力蒐罗郭璞著作，书札所云《毛诗拾遗》《三苍解诂》《山海经注》《子虚赋注》《上林赋注》之外，又有《方言注》《穆天子传注》。凡此，均鲜明体现出邵晋涵《尔雅正义》草稿以郭证郭的撰述理念。

今本《尔雅正义》引据郭璞上述著作，或部分文辞仍存《尔雅正义》草稿的旧貌。今本《尔雅正义》称：“《经典释文》间存郭氏之《音》，孔《疏》采及《音义》”，（第15页）邵晋涵将《经典释文》《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等称引“郭氏”或“郭氏音义”等视作《尔雅音义》，又推定《初学记》所引：“今鲁国有峄山，纯石相积构，连属成山，盖谓此也”，“疑为郭氏《音义》之文”。（第638页）邵晋涵更致力于辑佚郭璞《尔雅图赞》《江赋》等，以为佐证。

三、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尔雅正义》的撰述问题

邵晋涵自称乾隆四十年《尔雅正义》“始具简编”，疑即《尔雅正义》稿本始定，若据此说，则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年《尔雅正义》仍为未定稿。而从邵晋涵撰述经历而言，乾隆三十八年七月邵晋涵入四库全书馆为《尔雅正义》撰述的重要分水岭。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邵晋涵致朱筠书称：“《尔雅正义》随时编戢，尚未得定本。唐裴瑜《尔雅注》未知全书尚存否？”[⑤]邵晋涵继续为《尔雅》寻求书证，如《尔雅·释诂》“翦，勤也”、“顺，陈也”两条，其说与今本《尔雅正义》不异。更为关键的是，邵晋涵又陆续批阅唐宋人《尔雅》著作以更定《尔雅正义》草稿，其书札所举书证源自《尔雅》中《释诂》《释木》《释鸟》等篇。邵晋涵一则以《酉阳杂俎》所引唐人裴瑜《尔雅注》，询示“唐裴瑜《尔雅注》未知全书尚存否”，二则举宋人罗愿《尔雅翼》或从俗本文字，或未能辨枌、榆之别，至于所释鸟

---

①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8《上钱竹汀先生书》，第17页。

②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8《上钱竹汀先生书》，第17页。参见邵晋涵：《尔雅正义》卷7《释器》，第416页。

③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8《上钱竹汀先生书》，第17页。参见邵晋涵：《尔雅正义》卷13《释水》，第666–667页。

④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8《上钱竹汀先生书》，第16页。

⑤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8《与朱笥河学士书》，第9页。

兽，多所未允，《尔雅翼》混同买鶬、鹈鴂为一，邵晋涵以子巂为《史记》所谓秭鴂，即买鶬，鹈鴂或鸊鵜则为伯劳，两者并非一物。[①] 不妨进而推知，今本《尔雅正义》引述“罗愿”云云亦在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前后。

邵晋涵撰述《尔雅正义》，初在地方书院，所见书目有限，唐人裴瑜《尔雅注》是否仍存，尚未确知。乾隆三十八年七月，邵晋涵入四库全书馆，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②] 则为其撰述《尔雅正义》提供重要机遇。邵晋涵在辑佚《永乐大典》时，发现宋元人《尔雅》著作。《尔雅·释诂》郭璞注“江东呼厌极为䅭”，今本《尔雅正义》称：“《广雅》云：‘䅭，极也。’监本作‘为罄’。《永乐大典》载陆佃《尔雅新义》、危素《尔雅略义》引郭注俱作‘为䅭’，今从之。”（第 80 页）宋人陆佃《尔雅新义》今尚传世，而元人危素《尔雅略义》未闻四库馆臣签出，今已亡佚不存。

周永年入四库全书馆后，与友人李文藻、罗有高等书，“极陈所见藏书之富，友朋讲论之乐”。[③] 邵晋涵目阅《永乐大典》等书，可谓“所见藏书之富”的一证，至于“友朋讲论之乐”，今本《尔雅正义》也有体现。江藩为戴震作传，称纪昀、邵晋涵、任大椿等“皆同志之友，而问学焉”。[④] 邵晋涵与戴震同为四库全书馆纂修官，其学术交流事迹史料鲜见。乾隆三十九年鲁九皋复书邵晋涵云：“读东原先生所注屈子赋（即《屈原赋注》），益深向往，相见时并为致谢是荷”，[⑤] 即属一例。而邵晋涵撰定《尔雅正义》，是否从戴震请益，难以窥见。今本《尔雅正义》引述戴震经说，在乾隆四十二年以后孔继涵微波榭刊本《戴氏遗书》均可考见，如引征《毛郑诗考正》3 条，（第 55 页、第 277–278 页、第 672 页）称戴震《补注》（即引自《考工记图》“补注”）者 1 条，[⑥] 称引戴震《文集》者 2 条。[⑦]

今本《尔雅正义》引述其师友经说，也反映出邵晋涵与其师友的学术切磋，但未必均源自其师友已刊行著作。如所引钱大昕经说，一条不见于今所见钱大昕著作，（第 413 页）一条见于嘉庆四年所刊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答问》，[⑧] 所引王念孙经说为王氏《尔雅》札记，至嘉庆二十二年《经义述闻》始收录；[⑨]《尔雅正义》引孙星衍曰：“《晏子春秋·杂篇》‘景公病疽，在背’，问：‘堕者何如？’曰：‘如屦办。’下又云：‘如珪。’据此，则屦办形如珪而中空耳。”（第 444–445 页）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孙星衍所校《经训堂丛书》本《晏子春秋》刊竣，书后附《晏子春秋音义》，孙星衍称：“屝屦以皮为之，中裂似疮与？”[⑩] 两者所论有所不同。邵晋涵所引孙星衍学说疑出自孙氏《晏子春秋音义》稿本。

邵晋涵撰述《尔雅正义》，也遭遇新语料的冲击。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庄炘《唐一切经音义序》称：“吾友任礼部大椿著《字林考逸》，孙明经星衍集《仓颉篇》，始见此书，成其撰述”，“其引经则有三家《诗》，郑康成《尚书》《论语》，贾逵、服虔《春秋传》，李巡、孙炎《尔雅》

① 参见罗愿：《尔雅翼》卷 14《释鸟》，黄山书社，1991 年，第 149 页。

② 参见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62 页。

③ 鲁九皋：《山木居士文集》卷 4《与同年周静函书》，第 31 页。

④ 江藩撰、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卷 5《戴震》，第 558 页。

⑤ 鲁九皋：《山木居士文集》卷 4《答邵二云书》，第 32 页。

⑥ 邵晋涵：《尔雅正义》卷 6《释宫》，第 354 页；戴震：《考工记图》卷下，乾隆四十四年刻《戴氏遗书》本，第 41 页。

⑦《尔雅正义》称戴震引《庄子》，以“已”训为“此”，（《尔雅正义》卷 2《释诂下》，第 129 页）见戴震：《文集》卷 5《尔雅注疏笺补序》，第 8 页。《尔雅正义》引戴震“光被四表”说，（《尔雅正义》卷 3《释言二》，第 182–183 页）见戴震：《文集》卷 8《与王内翰凤喈书》，第 16–18 页。

⑧ 邵晋涵：《尔雅正义》卷 1《释诂上》，第 66 页。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 10《答问八·说文》，《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77–178 页。按，《潜研堂文集》初刻时曾分类付梓，见陈鸿森：《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面》，《清代学术史丛考》，第 552–553 页。

⑨ 参见赵永磊：《〈经义述闻〉作者疑案研究》，《王念孙古韵分部研究（外一种）》，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177 页。

⑩ 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卷下，第 23 页，乾隆五十三年刻《经训堂丛书》本。

等注，皆能辅明经学”。[①] 乾隆四十七年以后任大椿、孙星衍重新发现玄应《一切经音义》，[②] 其中所存已亡佚经注、字书等迅速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今本《尔雅正义》引述《众经音义》（即玄应《一切经音义》）凡 67 条，邵晋涵耳闻并获阅《一切经音义》，或与孙星衍相关，其具体时间未详。若谓《尔雅正义》称引《一切经音义》并本于庄炘刊本《一切经音义》，比较关键性的证据是邵晋涵所引《一切经音义》合于庄炘刊本，但目前缺乏直接性的确证。不过邵晋涵曾有《一切经音义》校本，依清人陶方琦跋文：“邵南江校本于《尔雅》多所是正”，[③] 今邵晋涵校本未闻传世，其底本疑即庄炘刊本。若此说可信，则邵晋涵引据《一切经音义》全面增删《尔雅正义》当在乾隆五十一年以后。乾隆五十三年《尔雅正义》初刻本间有改之未尽者，如《尔雅·释言》，作“《人间训》云：‘荫暍人于樾下。’”至乾隆五十四年刻本则挖改作“《众经音义》引孙炎云：‘庇，覆之荫也。’”（第 196 页）即属此例。

四、结语

《惜抱轩手札》所见邵晋涵贻“乐庐”书，乐庐即鲁九皋，其撰年在乾隆五十三年《尔雅正义》付刻之后，具体撰写时间为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日，关涉《尔雅正义》付梓后邵晋涵的心境。史料所见《尔雅正义》的撰述具有动态的过程，自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编辑，至乾隆五十年左右形成定稿，历时约 14 年，而在乾隆五十三年付梓之前，仍然不能排除陆续增订的可能性。邵晋涵书札称：“近为友人怂恿先刻《尔雅正义》，刻成覆览，自觉义多疏漏，字句亦多舛讹，惶悔殊甚。”邵晋涵著述审慎，乾隆五十三年《尔雅正义》刊成，乾隆五十四年刊本则多所挖改，更以钱大昕经说替换孙星衍经说及具体书证，（第 231、642 页）乃至不惜换版，修改文字高达 1010 字之多。（第 733–734 页）

结合相关史料，《尔雅正义》大体历经草稿、未定稿、简编、定稿四个阶段。限于具体材料，各个阶段的差异不易论定。在不同的阶段中，《尔雅正义》撰述理念存在微妙的变化，而《尔雅正义》草稿奉《经典释文》文字为圭臬，探寻《尔雅》书证，根寻郭注、以郭证郭等三种潜在理念仍然影响着今本《尔雅正义》的行文。邵晋涵寻求书证，往往取其训释精当之例，故在撰述过程中，多所删汰旧稿。如《尔雅·释诂》“縢，虚也”，《尔雅正义》草稿原据《玉篇》引《诗》“百川沸縢”为书证，今本《尔雅正义》改引《周易》咸上六象传“縢口说也”为证，郝懿行《尔雅义疏》即举《玉篇》引《诗》“百川沸縢”，并谓“水上涌也”[④]，此即梁启超所谓郝懿行所胪引“或本为邵所吐弃”的实例。[⑤]

黄侃称：“小学之事在乎通，经学之事在乎专”，[⑥] 邵晋涵所撰《尔雅正义》，以寻求书证为重点，更近于经学的“专”，至于音义关系，其《尔雅正义序》虽言及“今取声近之字，旁推交通”，但所举异文相对有限，小学的“通”有所不足。郝懿行称：“《尔雅》邵氏《正义》搜辑较广，然声音训诂之原，尚多壅阏，故鲜发明”，[⑦] 不过邵晋涵并非不解音理。乾隆三十四年冬段玉裁在宣武门外法源寺侧之莲花庵注释《诗经韵谱》《群经韵谱》，“从邵二云孝廉借书，竟为注

① 庄炘：《唐一切经音义序》，第 1 页，《一切经音义》，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② 参见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 66–67 页。
③ 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 10 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年，第 229 页；陈先行、郭立暄编：《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 年，第 485–486 页。
④ 郝懿行：《尔雅义疏》卷上之一《释诂》，中华书局，2017 年，第 112 页
⑤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 42《复余姚评论社论邵二云学术》，《饮冰室合集》第 5 册，中华书局，1989 年，第 40 页。
⑥ 黄侃讲，黄席群、闵孝吉记：《量守庐讲学二记》，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 14 页。
⑦ 胡培翚：《郝兰皋先生墓表》，《研六室文钞》卷 10，道光十七年泾川书院刻本，第 19 页。

释，每一部毕，孝廉辄取写其福，至庚寅（乾隆三十五年）二月书成”,① 即邵晋涵在撰述《尔雅正义》之前，已过录段玉裁《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副本，耳闻段玉裁古韵十七部之说，且在乾隆四十二年又誊录戴震批校本《六书音均表》,② 但彼对古音学未作深究，故其《尔雅正义》未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均以其韵部体系为基础，因声而求义，音韵与训诂转相推求，臻至极致。

本文承匿名评审专家及友人赵团员、王忠铂、闫清、奚张巍等教正，特此布谢！

References

Chen Hongsen. *Qingdai xueshushi congkao* (A series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Qing Dynasty),Taibei: Xuesheng shuju, 2019.

Lin Liangru. *Shao Jinhan zhi wenxianxue tanjiu* (Research on Shao Jinhan's philology), Xinbei: Huamulan chubanshe, 2008.

Zhu Jiong. *Shao Jinhan nianpu xinbian* (New edition of Shao Jinhan's chro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2018.

The Interpretation and Inference of Shao Jinhan's Newly-found Letter: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Writing Process of *Erya Zhengyi*

ZHAO Yonglei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yongleizhao@126.com)

Abstract: A letter from Shao Jinhan to Lu Jiugao which was recorded in *Xibao Xuan Handwritten Letters* was written on November 11, 1788. The letter reflected Shao's state of mind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Erya Zhengyi*. *Erya Zhengyi* was dynamically composed and went through approximately four stages: rough draft, working draft, concise edition, and final edition. This process began in 1772 when Shao started editing, and the final draft took form in the 1785. However, before the publishing in 1778, the possibility of continuous revision still existed. The concept of *Erya Zhengyi* had some subtle change during its composition process. The draft of *Erya Zhengyi*, took *Jingdian Shiwen* as the standard, and exemplified the words from *Erya*, and based on the notes of Guo Pu, used other texts from Guo to prove Guo's points. Shao's specific wording in the current edition of *Erya Zhengyi* still showed the affection of these three potential ideas. Shao Jinhan's *Erya Zhengyi* focused on seek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but he did not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phonology, so his book did not fully dedu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onetics and meanings to reach the classic status of Chinese exege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Shao Jinhan, *Erya Zhengyi*, writing process, Yaxu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Qing Dynasty

① 段玉裁：《寄戴东原先生书》,《六书音均表》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官廨序刻本，第 3 页。

②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0 年，第 244 页。